

旅途发现



再见红岩岭

□胡家胜

十余年前，来过一次红岩岭。出庸城，往东，上高速，进入慈利，就到了阳和。那时候，这个地方叫高岭，又叫夹沟，可能是两个相对地名的称呼。也是秋天，因此，写了一篇文章叫《高岭秋语》，组织者是张家界日报社的朋友，后来发表在《张家界日报》上。自然，那是一篇速朽的文字，唯一不朽的是时光。石头也会朽，连同那些刻在石头上的文字。果然，再没有看到XX到此一游。

还是这一脉绵延逶迤的红石岭，只不过有了正式的称呼，红岩岭；也知道这片红色的大地有个很别致的名称，丹霞地貌；这些红色的石头，叫丹霞石。那时候，这里还是原始的村庄，刚收割的田野，稻茬还在，有很多柚桔树，还有柿子，到了该熟的时候，随便可以摘食，村民见了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也不说你，以为到了世外桃源。中午吃饭，在一户农家里吃腊肉，二指厚的肥膘，放干椒炒得油乎乎香喷喷，竟然吃了五块，还有许多下饭的干椒。这种过了油火的干椒，开胃，却并不辣。至于土罐炖出来的土鸡，那味道自不必说了，土家人不讲客气话，怕落个不好的名声，遇上了一个吃货，什么都叫逮。逮了一碗酒，脸色就像红岩岭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

红岩岭不算高大，徒步完全可以攀登，即使当面绝壁，仰望岩崖，背后和侧面总有一条可以爬上去的路。红岩岭大多浑圆，那些流行线勾出的轮廓，有点像丰满的女人，岭与岭之间有幽深宁静的峡

谷。峡谷里有稻田，田埂弯曲，一头连着一头，一路小花细草，精精神神，走过去，不用担心路断，有小径接上，是那种小巧秀美适合走玩的田园风景。人走在红岩岭上，脚不显沉，心不怎么悬着，倒觉得心旷神怡，山野峡谷，人家风情，悉收眼底。

已是深秋，这里的山地却不见枯瘦，也不见西风瘦马，老树昏鸦，到处透着秀润，透着平和，透着富庶。这样的地方，物产丰富自不待言，风情浓郁自不必说。红岩岭上生长着苍翠的松柏，俊俊朗朗，挺挺拔拔，透着一派远古的诗意。那一坡坡的山竹林，更是被以前的秋雨洗涤得满眼碧绿，放眼望去，山野仿佛淡墨飞散，洇成一片氤氲的墨韵。沿途迎着岭上的绿意，旋折回环中，目光又常被耸峭的岩嶂弹回。想想山那边，又该是怎样一番迷人的风景呢？

出峡谷，竟是一条蜿蜒东去的河流，逐水而居的澧水，似乎故意留下这一段风流与梦。河湾里有一尊石塔，名曰月光岩，夜里一片月光，着一袭白纱的仙子，迎月而舞。有公母渡，想是一条月牙似的石舟，载着伊人，驶向对岸的柳林，树叶婆娑，一舟幽梦。

再次见到红岩岭的时候，这里已经是户外休闲公园，迎面那一堵悬崖峭壁成了攀岩所在，很多人被绑架，挂上了保险绳，然后尝试着各种危险。远远看去像一只只猿人，只不过穿了衣服。哦哦，崖畔猿声啼不住，毕竟仍然在人间。

崖畔上生长着一蓬蓬刺梨，春天的时候，盛开着一团团一簇簇洁白的花，编织成许多庄严圣洁的花环。她是十分喜欢这种花的，曾在春天里寻找着它们的纯洁。刺梨果儿可以泡酒熬糖，入药叫金樱子，果实还没有完全成熟，浸黄中略带生涩，和那些结成密匝匝的“救兵粮”一样，必须经过寒露霜降的一番锻打，方能透出山野的芬芳馥郁。

红岩岭的岩体浑圆柔美，许多地方长着匍匐而生的马鞭草，人仰卧上面，面对白云苍狗，便可作无限遐想。抑或席地而坐，抽一口烟，忘掉世俗烦事，尽情享受偷得浮生半日闲的人生逸趣。

在山道上行走，裤脚上粘满了毛针子和苍耳，也不恼，弯腰拍打拍打，掉下和未掉下的果实，明年都会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未掉的，被我带往另一个地方。那个地方，叫诗与远方。那个地方，有我所爱的人。

这个秋天，带给我温暖的不仅是红岩岭的石头，还有红枫、黄栌和银杏。那些树叶在燃烧，四处飘动着火焰，一直在奔跑。最喜欢路边的山菊花，黄灿灿的绽放，让人沉醉。还有她定格在菊花丛中的照片，那是一丛更美的山菊花。想起戴望舒的一首诗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会消逝，它们冰一样地凝结，而有一天花一样地开放。

眼前这一片山菊花，就是吧。

我喜欢大自然美好的东西，并与之一生相守。红岩岭，我还会来的。

雪落天门山

□李文丽

天门山的雪，落在山川之间，峰岭之巅，也落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这几天，天门山下了雪，我们又起了去天门山看雪的心思。

城市的背后，天门山高高耸立，悬崖峭壁如同刀砍斧削般，气势恢宏。远远望去，山色青黛，群峰之间若隐若现染上了片片莹白，添了几分秀美。山下没有积雪，我们从城市中央出发，坐着缆车上山，随着山势的走高，雪越来越厚。山中草木色彩斑斓，冰雪覆盖出或浓或淡的痕迹，绚烂与素白相互映衬，呈现雪天独有的旖旎。缆车下，九曲十八弯的盘山公路如同一条白色带子，蜿蜒起伏，一座座峰岭积雪深深浅浅，俏丽灵动。

山上是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，积雪蓬松丰盈，压得草木倾覆，成了一件件冰冻的雕塑。走过一棵树白雪掩映的临崖栈道，风很大，落在枝头的雪却没有被吹散，留下了风吹过的痕迹，雕刻出一道道纹理，那些纹理

朝着同一个方向，有一种旌旗猎猎的铿锵之美。雪意深深处，风声呼啸，雪裹着风的足迹，仿佛要随风而散，却又依着草木、石壁、栏杆，凝结成千姿百态的图案。

山下，河流波光潋滟，原野辽阔壮美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每一道山影轮廓分明，远近近的山色各不相同，黛青的，墨绿的，浅灰的。白雪或绘阴影或描线条，千山万岭在明暗中显得气势磅礴。更远处，山顶积雪的城市一片白。远山近水，城市乡村，浓妆淡抹处，都是宜人的风景。走在临崖的栈道上，胸中有丘壑，眼里存河山的旷达心境悠然而生。

天门山的雪，有着气吞山河的壮美意境，也有着婉约绮美的柔美风情。登上玉壶峰，举目遥望，对面的云梦仙顶、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展开了一幅繁花似锦的画卷。山顶古色古香的亭子，山间依着山势而建的栈

道和吊桥，都是画卷中生动的一笔。冬雪与春花，原来是这样的相似，一样的繁盛而葱茏。苍苍茫茫的山原之上，云梦仙顶一片白茫茫，树树白雪错落有致，依着草木盈盈欲飞，跳一场冬之舞，为春归拉开了序曲。云梦仙顶四周，蓬蓬落雪倚着草木垂悬在崖边，冷峭的崖壁衬托出山巅玉树银花的灵秀。

山的另一边，雪中的天门山寺多了一份静谧，簌簌白雪落在飞檐翘角，掩去了青瓦的颜色，却衬得红墙更厚重。这里，不少人许下心愿，寄托念想。寺中听雪，听凡世的禅音袅袅，每一朵雪花，每一片冰凌，都是禅意；每一场遇见，每一场别离，都是落在心上的雪。在寺前回望雪中的山山岭岭，雾色缭绕，云海翻腾，天地的浩大都隐在雪色里。

雪落天门上，惊艳了张家界的冬天。

我的老家，在桑植县龙潭坪镇一个叫榆树的山沟里。

那里，山不是很高，沟也不是很深。在湘西，属于没有明显特色的那种，没办法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，也不可能依靠发展旅游实现。

靠山吃山。如果非要给它找个不是特色的特色出来，那就是山上的钢岩骨特别多，放眼望去，目之所及，漫山遍野全是石头窝子。

俗话说，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小时候，经常听大人们聊天时说，别看榆树湾这个地方穷山恶水，通信基本靠吼、挖地主要靠手、交通完全靠走，但却是附近几个乡镇张氏家族散落的发祥地，很多地方姓张的都是从那里迁徙过去的。曾经，那里依山傍水散落着近三十户民居，生活着一百二十多口村民。只是这些年，一些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后，陆续到县城和集镇购房或建房搬走了，现在生活在里面的村民只有十多人，这其中就包括我那故土难离的父母。

自打参加工作以来，到一个月以前工作岗位调整之前，整整十八年时间里，我除了在乡镇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党委委员、副镇长外，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县级领导从事文字服务工作。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，临时突发性的加班加点是常态，需要随时保持一种临战待命状态，自己很难掌控自己的时间，从来没有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更不具备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回老家的那种超然洒脱。只有稍微长一点的假期，遇上不加班，才方便抽空回老家看看。

特别是刚调来长沙的头几年，每次回去，父母都反复叮嘱：他们身体硬朗得很，莫牵挂他们，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，不要老想着三天两头回去，回一趟老家光路上来去的车费都要花费六七百块，抵得上卖七八百斤苞谷的收入，太不划算，还不如一年少回去几趟，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还房贷。当时，觉得父母说得很在理，自己才三十多岁，他们才五六十岁，年纪都还不算大，经常三四个月才回去一趟，甚至有时候父母生日前后都没有抽空回去。

直到四五年前，有一次回老家后，因为当时自己没买私家车，为了方便第二天早上从集镇赶八点左右的班车进县城回长沙，吃罢晚饭，没等父亲把碗洗完，我们就起身准备步行两个小时去集镇弟弟家住宿。父亲见我们要走，赶紧把碗往灶锅里一放，手都没顾得上擦就执意送我们一程，边走边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安全。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，当我扭头准备叫父亲留步时，发现父亲的眼眶突然泛红，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的心随之猛地一颤，忙问：爹，您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父亲连忙把手一摆：没有，没有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给我们叮嘱？没有，没有。刚才，是只沙蚊子飞到眼睛里去了。我紧盯着他，父亲强忍泪水，摇了摇头，欲言又止。

与父亲分开后，走在通往集镇的村级道路上，我对同行的老婆说，父亲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从来没见过他为啥事流过泪，今天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想跟我们说，十有八九是年纪大了，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孤独，越希望子孙儿女陪伴在身边，所以一看到我们要离开，心里舍不得，突然有些伤感，忍不住想哭了。原来，我们总认为自己参加工作才十多年，还年轻，功没没、名未就，父母还不算老，还很坚强，还不需要照顾陪伴，总想着努力干工作，等哪一天不干文字材料了，就会有大把的时间常回家看看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虽然从事文字工作时间不自由，但也并不是一年四季天天都



古风新韵

龚国惊诗词

采莲女
金鸡啼落西山月，
双桨摇来海日红。
纤手弄莲惊白鹭，
扑腾飞入彩云中。

夜宿田家
割麦种瓜披月还，
农忙时节少清闲。
忽闻夜半倾盆雨，
速起犁田上北川。

清明忆故友
重到故园万事哀，
手栽芳树莫然开。
夜深忽觉风催梦，
疑是清辉送影来。

南山桃花节有感
涉水翻山意恐迟，
寻芳错过盛开时。
若逢采摘佳期到，
喜看桃林果满枝。

作者简介：龚国惊，中共党员，土家族，慈利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。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省作协会员、省诗词学会会员、湖南诗词协会及湖南楹联协会理事、市诗词楹联协会及市诗歌学会副会长。有散文、诗词、新诗等近三百篇在各级报刊发表。著有新诗集《一个人的茶楼》，合著诗词集《澧澧七弦》。

平凡人生

卖报纸的小男孩

□原著：阿加莎·耶达[美国] 编译：李克红

了！小男孩对我摇摇头，说他不要我的钱，卖晚报是他的工作，他每天都要卖完报纸才回家。我再次把钱递给他：今天不需要了，快回家吧！小男孩还是拒绝要我的钱，我把钱放在他的报摊上，他这才说了声“谢谢”把钱收了起来。

我在旅店里休息了一阵，不断想起布兰登先生要给我的处罚。那个善良的老板，他已经主动和我重新签合约了，可是我的老板布兰登先生，他为什么还要处罚我呢？我越想越觉得生气，决定要用辞职来表达我的抗议。我拿出纸笔写了一封辞职信，打算明天回波士顿就交给布兰登先生。

我在床上躺了一阵后，觉得肚子有些饿，就走出旅店想找一家餐厅吃晚饭。我再次看到了那个卖报纸的小男孩，他还没有回家，依旧像刚才那样坐在冷风里发抖。我问他说：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去？

小男孩笑笑说：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可是我冷是因为我没有听我母亲的叮嘱，她告诉我要穿上厚袄子才行，但我没有听她的话，这是我应该要受到的教训，也是我应该要承担的结果，不过我现在只剩下了六份报纸，我很快就会卖完了。

第二天，我出差到波士顿西部的一个小镇上。我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，我必须要找到一家旅店先休息一晚。或许是因为天气太冷，街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只是看到一个卖晚报的小男孩，蜷缩在他的报摊边。他的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口，双腿也紧紧地靠拢着，风吹得他全身都在发抖。

小男孩或许还不到10岁，他应该正在上学或者陪在父母的身边，可是他却坐在街边卖报纸。我很同情他，我走过去问他哪里有旅店，他朝着身后的一条小街说走过去大概50米就有两家旅店。为了对他表示感谢，也为了能帮他早点回家，我掏出了5美元递给他：

快回家吧，天太冷了！

这5美元足够买下他报摊上所有的晚报

回老家

□张先坤

我的老家，在桑植县龙潭坪镇一个叫榆树的山沟里。

那里，山不是很高，沟也不是很深。在湘西，属于没有明显特色的那种，没办法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，也不可能依靠发展旅游实现。靠山吃山。如果非要给它找个不是特色的特色出来，那就是山上的钢岩骨特别多，放眼望去，目之所及，漫山遍野全是石头窝子。

俗话说，一方山水养一方人。小时候，经常听大人们聊天时说，别看榆树湾这个地方穷山恶水，通信基本靠吼、挖地主要靠手、交通完全靠走，但却是附近几个乡镇张氏家族散落的发祥地，很多地方姓张的都是从那里迁徙过去的。曾经，那里依山傍水散落着近三十户民居，生活着一百二十多口村民。只是这些年，一些村民外出打工挣钱后，陆续到县城和集镇购房或建房搬走了，现在生活在里面的村民只有十多人，这其中就包括我那故土难离的父母。

自打参加工作以来，到一个月以前工作岗位调整之前，整整十八年时间里，我除了在乡镇担任过一年多时间的党委委员、副镇长外，其他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县级领导从事文字服务工作。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性，临时突发性的加班加点是常态，需要随时保持一种临战待命状态，自己很难掌控自己的时间，从来没有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更不具备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回老家的那种超然洒脱。只有稍微长一点的假期，遇上不加班，才方便抽空回老家看看。

特别是刚调来长沙的头几年，每次回去，父母都反复叮嘱：他们身体硬朗得很，莫牵挂他们，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工作上，不要老想着三天两头回去，回一趟老家光路上来去的车费都要花费六七百块，抵得上卖七八百斤苞谷的收入，太不划算，还不如一年少回去几趟，把节省下来的钱用来还房贷。当时，觉得父母说得很在理，自己才三十多岁，他们才五六十岁，年纪都还不算大，经常三四个月才回去一趟，甚至有时候父母生日前后都没有抽空回去。

直到四五年前，有一次回老家后，因为当时自己没买私家车，为了方便第二天早上从集镇赶八点左右的班车进县城回长沙，吃罢晚饭，没等父亲把碗洗完，我们就起身准备步行两个小时去集镇弟弟家住宿。父亲见我们要走，赶紧把碗往灶锅里一放，手都没顾得上擦就执意送我们一程，边走边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安全。在即将分别的那一刻，当我扭头准备叫父亲留步时，发现父亲的眼眶突然泛红，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的心随之猛地一颤，忙问：爹，您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父亲连忙把手一摆：没有，没有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给我们叮嘱？没有，没有。刚才，是只沙蚊子飞到眼睛里去了。我紧盯着他，父亲强忍泪水，摇了摇头，欲言又止。

与父亲分开后，走在通往集镇的村级道路上，我对同行的老婆说，父亲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从来没见过他为啥事流过泪，今天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想跟我们说，十有八九是年纪大了，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孤独，越希望子孙儿女陪伴在身边，所以一看到我们要离开，心里舍不得，突然有些伤感，忍不住想哭了。原来，我们总认为自己参加工作才十多年，还年轻，功没没、名未就，父母还不算老，还很坚强，还不需要照顾陪伴，总想着努力干工作，等哪一天不干文字材料了，就会有大把的时间常回家看看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虽然从事文字工作时间不自由，但也并不是一年四季天天都

累得有点够呛。但是，只要一想到能够看望老爹老妈，浑身每一个细胞就会迸发出无限活力，内心总是充满期待。

在我看来，回老家既是一次尽孝之旅，也是对女儿的一次言传身教，更是对自己初心的一次回眸守望。站在老家的山沟里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寻觅一丝宁静，可以更好地与内心进行一次对话，告诫自己不论走多远，也不论年纪有多大，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，不能忘记当初全家人。只要能够端上公家的铁饭碗，不用脸朝黄土背朝天日晒雨淋，每个月旱涝保收有固定工资就十分满足了。的奋斗初心，始终保持真诚、厚道、朴实、可靠的农家子弟本色，以平和之心对待名、以知足之心对待利、以进取之心对待事，努力做一个为国尽忠、为职尽责、为家尽孝和知责奋进、知恩图报、知足常乐之人。若干年后，当自己回首往事时，不以碌碌无为而悔恨，不以虚度年华而羞耻，可以很骄傲地对自己和子女说一声：回望过往，不负此生！